

如果要去春天

□龔馨雅

春分春色浓,如果要去春天,就一定要去看桃花。湖边几株,园中成簇,山前一路。那一树树桃花,那一园园桃花,映红了一座园,点亮了一座山,染艳了一众山山水水的色调。

西风气焰日复一日矮下去,悻悻然往大后方撤退。这时候,你就要去看看春天了,看春水荡漾,看风扫淡云,看垂柳的嫩黄和葱绿交头接耳,看春阳布泽,湖水发光。你还要听,听那布谷鸟一声声啼唤,听春草钻缝抽芽的咿呀声,听那眠虫伸腰踢腿的骨节声响。风一阵,雨一阵,雨歇云收。这时候,你便要去桃花看了,看那含情脉脉的娇羞,看那露滴纤浓的姿容,看那漫天遍野的绯红,一朵朵,一树树,看不够,看不厌,桃花俏,宛若二八芳龄

之少女,婀娜多姿,自然天成。桃花喜,恰似人间男女最烟火的热闹,喜庆铺张,不加掩饰。

春天把万物都酿成了诗,桃花是春天最得意的篇章。假若没有桃花,春天的号角没有那么得意响亮;假如没有桃花,春天的裙摆不会灼人眼睛。没有桃花,春光的明媚,春江的暖意,统统都灰暗了,凉透了,会打许许多多折扣。所以,你为了那一树桃花,愿意爬一座山,绕一弯湖水,不辞辛劳去跋山涉水,访寻那山间林中的美眷。那桃林深处,那桃花树下,人头攒动,身影重重叠叠。那么多爱春天

的人,那么多爱桃花的人,那么多爱这姹紫嫣红开遍人间的人。但是,你不会失望伤神,这春光被人捷足先登了;更不会焦躁恼怒,这难得的清静到底被人打扰了。你只有满心喜悦,满眼爱意。桃花树下,大家绝不吵闹,也不推搡。有人拍照,让一路,有人驻足,退几步。桃花装点了山水,也扫去了人心暗处的阴霾,造化之美柔软了这优存劣汰的冷酷无趣。此刻,你愿意,坐下来,喝桃花酒,唱桃花曲,吟桃花诗,然后,携一把夕阳,把这满目春光带回你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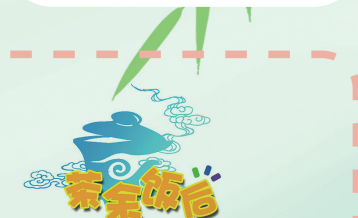
年年岁岁,岁岁年年,桃花开一春,败一春。人间悲喜,喜乐一程,悲伤一程。万物



春分



昼夜均分,方知春色中分。生命向上,才能绽放光芒。



迎春分

闲适的春分诗

●正是闲时无客过,小庭斜日倚阑干。
——宋·陆游《春寒连日不出》

励志的春风词

●趁取春光,还留一半,莫负今朝。
——清·顾贞观《柳梢青·花朝春分清》

热闹的春分诗

●村村社鼓隔溪闻,赛祀归来客半醺。
——明·方太古《社日出游》

温柔的春分诗

●春分雨脚落声微,柳岸斜风带客归。
——宋·徐铉《苏醒》

田埂上的春分

□周牽连



(CFP 图)

“春色正中分”,在寨坂的田野上,沿着田埂走来的春分格外有仪式感。父亲是个老农民,对土地满怀热忱,在他口中,寨坂的春分就像一袋饱满的稻谷,满是民俗、信仰与农耕智慧。

春分是寨坂农耕的序章。当春风轻拂,老农民们就被土地召唤,开展农耕活动,表达对丰收的期盼和对土地的敬畏。

天刚破晓,田头就热闹起来,人们带着米糕、水果、茶酒到来,祈愿“风调雨顺,

五谷丰登”。那软糯的米糕,散发着谷物最本真的香气,水果饱满鲜艳,茶酒醇厚,都是田地最质朴的馈赠,家族传承与土地信仰紧密相连。

“粘雀嘴”是寨坂春分里一项充满趣味与智慧的习俗。村民们将糯米团插在竹签上,小心翼翼地插于田埂边。春风

轻拂,糯米团在田埂上轻轻晃动,吸引鸟雀。“粘雀嘴”这农民式智慧里藏着温柔的博弈——既用糯米香引开鸟雀,又为这些小生灵留下口粮,更为守护即将播撒的稻种。正如农谚所说:“春分麦起身,一刻值千金。”在这个关键的时节,每一颗种子都承载着村民一年的希望,容不得半点闪失。

以前,村里还有“春分走田埂”习俗。这天,男女老少会结伴行走在新垒好的田埂上。孩子们嬉笑奔跑,正如“儿童散学归来早,忙趁东风放纸鸢”里描绘的那般充满活力;大人们则一边漫步,一边交流着春耕的经验与一年之计。农民就相信,在春分走一走田埂,不仅能亲近土地,还能让这一年的农事更加顺利。老人们说,这田埂是土地的脉络,沿着它走,便能与土地的气息相通。

春分前后,是早稻育秧的关键时期,每一个环节都饱含着老农民们的经验与智慧,也很有仪式感。选种时,农户们仔细筛选饱满的稻种,如同在挑选稀世珍宝,“好种出好苗,好树结好桃”,只有优质的种子,才能孕育出茁壮的秧苗。用清水或盐水浸泡稻种,是一场充满仪式感的活动,人们会择“吉日”启动浸种仪式,口中念念有词:

“春分浸种,谷雨插秧。”就像这些农谚有着神奇的魔力,能赋予稻种蓬勃的生命力,让它们在土地里顺利生根发芽。稻种发芽后,在撒入秧田前,农户们用虔诚的姿态向土地表达着最诚挚的敬意与感激,祈求土地能给予秧苗最温暖的呵护。播种时,人们轻手轻脚,不敢大声喧哗,生怕惊扰了秧苗生长。此时,对自然的敬畏在每个老寨坂人心中深深扎根。

民间信仰与农谚,像一双无形却有力的大手,左右着老寨坂人的农事活动。春分当天,天气状况成为人们占卜年景的重要依据。若是晴朗,便是丰收的吉兆,人们满心欢喜,正如农谚所说:“春分日丽,五谷生金”;若逢雨,虽有“春分有雨病人稀,五谷稻作处处宜”的说法,但心中仍会有些许忧虑。旧时,若遇病虫害,农户们会在田边插桃枝。

而今走过寨坂的田埂,常会遇见被荒草湮没的田垄。那些曾插满竹篱笆的边界,如今被野草闲花肆意妄为,那些沉睡的稻种、风干的农谚、斑驳的犁铧,或许还能在某个晨曦里化作新的节气帖,被新寨坂人轻轻拾起。

夕阳将最后的光晕洒在撂荒的田垄上,我看见倔强的鬼针草正从裂缝中探出头来。土地从不曾真正沉睡,它只是把旧往的故事编成密码,等待新的手掌来破译春分的诗行。

春分那些事儿

□留婉珍

春分,这节气可真是个妙人儿,不温不火,不偏不倚,像是自然界里的那个最公正的裁判,愣是把白天和黑夜的时间给分得一丝不苟,不偏袒任何一方。闽南语里有句老话:“春分春分,暝日平分。”说的就是这个理儿,好像春分手里拿着把大剪刀,“咔嚓”一声,白天和黑夜就被它剪成了两半,公平得让人挑不出毛病。要说这春分啊,它不光是时间的裁判,还是个调皮捣蛋的家伙。你看它一到,南风就跟着起哄,“嗖”一下就从东南沿海吹了过来,带着点儿海水的咸味,还有点儿阳光的温暖,直愣愣地往你怀里钻。记得小时候,我早上经常睡过了头,奶奶会喊:“阿囡啊,要起来了,上学快迟到了。”我起床后,父亲笑眯眯地说:“南风出,才知好歹骨。”这句闽南话其实就是说,这南风一吹啊,人身上的骨头开始酥软起来,冬天攒下的那股子僵硬劲儿,全被这温柔的南风给吹跑了。

咱们这些凡夫俗子,一到春分,就像

是被这节气给激活了似的,浑身的细胞都开始蠢蠢欲动。你瞅瞅,公园里的大爷大妈们,个个精神抖擞,太极拳、广场舞,那是轮番上阵,生怕自己错过了这大好春光。年轻人呢,也不闲着,趁着天气好,赶紧把冬天的厚衣服给脱了,换上轻便的春装,到户外去撒欢儿。

不过,春分可不光是让人开心那么简单,它有时候也是挺调皮的。这不,天气变得捉摸不定,时而阳光明媚,时而细雨绵绵,就像是孩子的脸,说变就变。有时候,你刚把被子晒出去,准备享受一下阳光的味道,没想到就“啪嗒啪嗒”地下起了雨;有时候你明明觉得挺冷的,到户外踏青却发现阳光明媚、天气反复,让人直想脱外套。

说到吃的,春分也是不含糊。在这个节气里,各种春菜纷纷上市,什么荠菜、马兰头、蕹菜,都是这

个季节的宝贝。咱们闽南人啊,讲究个“不时不食”,到了春分,自然是要好好尝尝这些春天的味道。

除了吃春菜,春分还有个习俗,那就是“竖蛋”。你没听错,就是竖鸡蛋!这事儿听起来简单,做起来可不容易。你得挑个光滑匀称的鸡蛋,然后轻轻地把它竖起来。据说啊,要是能在春分这天把鸡蛋竖起来,那你这一年的运气可就会旺旺的哦!我试了好几次,鸡蛋最终才竖起来。

说到运气,春分这家伙似乎还跟桃花运有那么点儿关系。你看啊,这春分一到,万物复苏,花儿也都竞相开放,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叫做“爱情”的味道。

这时候啊,你要是单身一人,就得小心

了,说不定哪天,你的桃花运就来了呢!

写到这里,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关于春分的笑话。说是有人啊,一到春分就开始犯愁,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头发总是掉得厉害。于是呢,他去找了一位老中医看了。老中医一看他的头发,笑着说:“你这是春分病啊!”那人一听就蒙了:“春分还有病?”老中医慢悠悠地说:“是啊,春分一到,万物复苏,你这头发也跟着凑热闹,想要‘重获新生’呢!”那人一听,也乐了。

当然了,这笑话归笑话,咱们还是得正视春分这个节气。在这个节气里,万物复苏,生机勃勃,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告诉我们:“看!这就是生命的力量!”

咱们在享受春分带来的美好时光的同时,也别忘了珍惜这宝贵的生命力。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,都要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,像那春天的植物一样,尽情地吸收阳光和雨露,让自己茁壮成长。

剃头匠

□刘辉煌

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村剃头匠,通常在集市上开一间杂货铺,在售卖生活必需品的同时,兼职剃头,一间十来平方米的门面,不管天晴下雨都能开门营业,一天赚下来的钱,也足够一家人的花销。也有背着个剃头包走街串巷进村入户,吆喝着剃头的,四处赶场,主人家只要有一张椅子,他就能把头顶大事,化长为短化繁为简。

小时候我们村就一个剃头匠,他几乎包揽了半个村庄男女老少的剃头剪发。直到21世纪初,理发店如雨后春笋般地多了起来,村里的年轻人也学会了烫头、染头、吹头,各种清奇的发型也应运而生。

最早剃头的时候还用不上电。剃头匠用的是手推剪刀与剃刀。剃头铺内陈设简单而陈旧,木制边框的镜子前,摆着一张普通四方凳,板凳前面,放着一个小木箱,里面装着手推剪刀、毛发刷子、梳子和润滑剪刀的小油壶。好在那时大家要求都不高,那时候我们全村男孩子的发型都是清一色的“文发”或者小平头。一个个蓬头垢面进去,清清爽爽出来。那时候小孩子

剃头比较简单,“三下五除二”,十几分钟就能搞定,有的为了省事甚至理个光头。大人就相对麻烦些,除了理发,还得刮胡子、剪鼻毛、掏耳朵,需要半小时。

上到达官贵人,下至平民百姓,都得剃头,从生到死,谁都离不开。在我们老家,小孩出生满月、百日、周岁都要剃头。那是要好酒好菜招待剃头师傅的,还要根据主人家的经济状况给红包。剃头师傅一边修整娃娃头,一边念着“剃头剃头,吃穿不愁”之类的吉祥话。要是谁家有人重病不久于人世,奄奄一息之际也得去请剃头师傅上门,为他剃头,这人生的最后一次剃头也是要给红包的。剃头师傅口中念念有词,说的是“欢喜见祖宗、子孙多兴旺”之类吉祥话。

剃头匠最让人看好的手艺,就是修面。这是现在的理发师无法企及的。对老到的剃头师傅而言,修面刮胡须像是在雕琢一个工艺品。客人半躺在靠椅上,而剃头师傅则微屈双腿,半蹲马步,从额头开始,额头上、双眉间、面颊、颈脖直至嘴唇下颚,从上到下,从左到右;一把剃刀在

他手里如蜻蜓点水、上下翻飞,一会儿正手、一会儿反手,刀锋所及,毛发随声褪去,面孔重现光滑。随着剃刀的步步深入,剃头师傅一会儿按眼脸、一会儿提鼻翼、一会儿拎耳垂、一会拍下巴,一把剃刀在五官之间游龙戏凤,手起刀落间,面部神经就会自然松弛,一种舒适感透过全身,顿时神清气爽。

掏耳朵的功夫堪称剃头师傅一绝。掏耳前,他会在你耳朵轻轻拍几下,随后用剃毛刀在耳朵内转一圈,去掉耳毛后,才开始掏耳。当细长的耳匙刚伸进你的耳内时,瞬间有种“嗡嗡”的声音响起,而后耳匙在耳内上下左右蠕动,顿时,一种酥麻感遍布全身,让你欲罢不能。再用柔软的耳刷来回搅动,清扫耳垢,最后又轻按几下耳朵,掏耳就结束了。既舒服又不伤耳膜,手到垢除,没有丝毫疼痛感。当然,能达到如此境界,自然非一日之功。想当年,我二叔为了学好剃头,足足当了三年的学徒,在师傅的耳提面命之下,才颤巍巍地用我们三兄弟的头当试验田,开始他的剃头生涯。



(CFP 图)

时过境迁,如今居住在乡村的人越来越少,剃头匠手艺青黄不接,乡村已很难再见到剃头匠的影子了,但剃头匠走村串户的吆喝声,依然深深地镌刻在儿时记忆深处,任何时候想起,倍觉亲切。

养心莫善于诚

□王红波

不知从何时起,人们在日常生活中,尤其在社交场合,“总”这个字眼总是不绝于耳,在市井坊间悄悄流行了起来。“王总、刘总、张总”,无论是三五好友泡茶聊天、还是午夜推杯换盏,不论对方什么身份,从事何种行当,与人打招呼,带个“总”字大有包打天下之功。是尊重?是恭维?还是与人初次见面时的试探?总之,大多数情况下,说者放下姿态、以礼待人,听者则还之以礼,很是用。

第一次听到“总”这个字眼,那是在三年前,老家堂妹发给我一段微信文字:“王总,最近可好?”当时我备感诧异。后来,在社会生活中,称我为“王总”的不在少数,无论是初识的,还是相识已久的。随之便慢慢揣摩蕴含在在其中的一些说不清、道不明的世故之事。

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看,古人对他人的尊称,以对方身份和与自己关系作界定,从庙堂到江湖,陛下、殿下、令尊、令堂、令郎、令爱、仁兄、贤弟,林林总总。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,形成了约定俗成的旨在教化道德修养表达人文精神的社会行为规范。

进入现代社会以来,虽然我们不必严格遵守古代礼仪制度,但“礼”所倡导的尊重他人、遵守规则等价值观念,依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。因为从人性看,被尊重是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基本需求。孔子认为,礼应该紧跟时代步伐有所调整。《论语·卫灵公》有云:“君子固穷,小穷斯滥矣。”意即,真正的君子不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放弃对“礼”的坚持,也不会墨守成规,而是能够在不同的情况下灵活应对,保持礼的精神内核。

而这个内核是什么?值得深入研究与推敲。从字面上看,总为统领全面、全局之意,如总统、总司令、总经理、总管。而当下已然泛滥的“总”现象,大抵从总经理演化而来。初次见面,在不了解对方底细的情况下,只要知道姓氏,连带一个“总”字脱口而出,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物质的追求与崇拜。

而《论语》中的“礼”则是孔子及其弟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。礼不仅规定了人们在不同场合中的言行举止,比如如何待人接物,更重要的是表达内心的真诚与敬意。孔子认为,真正的“礼”是发自内心的,不是故意卖弄,表现给人看,强调“礼之用、和为贵”。

在张扬个性的当下,倘若人们在待人接物的过程中,从内心把这个“总”字发出来,为“总”赋予真诚与敬意的内核,我想,这个“总”含金量将会大大提升。倘若,我们再加一句“您好”,同时向对方伸出自己温暖柔和的友谊之手,那将是一场场演绎在阳春三月里的动人画面。

《荀子·不苟》云:“君子养心莫善于诚。”人际交往中,发自内心的尊重,才是人性最深处光辉的一次次闪耀。而“总”重要否?不重要否?